

李先念在

LIXIAN NIAN ZAI YIJIU SILIU

赵凌云 著

194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先念在 1946/赵凌云著. -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560-8/I·669

I. 李... II. 赵...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648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瑞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4.625

字数:117 千 印数:3000 册

定价:15.00 元

序

汪 锋^①

《李先念六渡丹江》^②从构思到成篇,经过好几年的时间。1986年,作者来北京谈及此事,我让他们先绘出“六渡”的路线图。1987年初稿写出,我看后又转给有关同志,他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现在,该书将正式出版,要我作序,作为原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当然无可推辞。

1946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中原突围,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先念六渡丹江》所记述的正是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率北路突围主力突破敌30万大军层层包围,长驱近2000里,突过敌五道防线,胜利进入陕南,与陕南游击队巩德芳部胜利会合,创建了以商洛地区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这一史实。书中以大量的文电为依据,用生动而具体的史实,反映了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进攻阶段转变中,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以及中原军北路突围与豫鄂陕革命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

^① 汪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已病故

^② 为《李先念在1946》当时的暂名

保卫延安,牵制大量敌军所做出的贡献;展示了这一艰苦斗争历程的灿烂辉煌的篇章和威武壮观的历史画面。

我是中央根据李先念同志的提议被派往陕南任豫鄂陕边区党委书记的。我到陕南时,根据地已基本建成。李先念同志主持了在封地沟召开的边区党委成立大会后,奉命返回延安,共商战略反攻大计。他第六次渡过丹江,我带夏世厚部武装送至厚子镇,按事先确定的路线,由关中地下党护送回到边区。新中国成立后,陕南人民每谈及中原突围,就想念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一回忆中原突围的艰苦岁月,也情不自禁地赞扬以巩德芳为代表的陕南人民,赞扬陕南地下党是好的,关中地下党是好的。这本书也以生动的情节讴歌了李先念与人民之间的感人之情。

本书作者是党史工作者,通过多年对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他们熟悉了我们的领导和人民。作品文史融合,文字不多,容量很大,也写得比较活,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李先念当年的战友和熟悉这一段历史的同志看了书稿后认为:事实站得住脚,也写得像李先念。这是对此书的热情肯定,也是对作者的鼓励。

草草数语,以此为序。希望有更多的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出世,催人奋进,也祝愿陕南人民在新的征途上夺取新的胜利!

1988年12月13日

目 录

第 1 章	突出重围	(3)
第 2 章	长征续篇	(12)
第 3 章	云开龙山	(23)
第 4 章	重任在肩	(34)
第 5 章	会师留仙坪	(42)
第 6 章	四面制敌	(51)
第 7 章	八方凯歌	(64)
第 8 章	隐蔽指挥	(75)
第 9 章	针锋相对	(87)
第 10 章	山地盛会	(94)
第 11 章	北上延安	(107)
尾 声		(118)
附:		
李先念在豫鄂陕边区的军事指挥艺术		(121)

青山祭

——记被杀害的三位和谈代表…………… (133)

难忘的会见……………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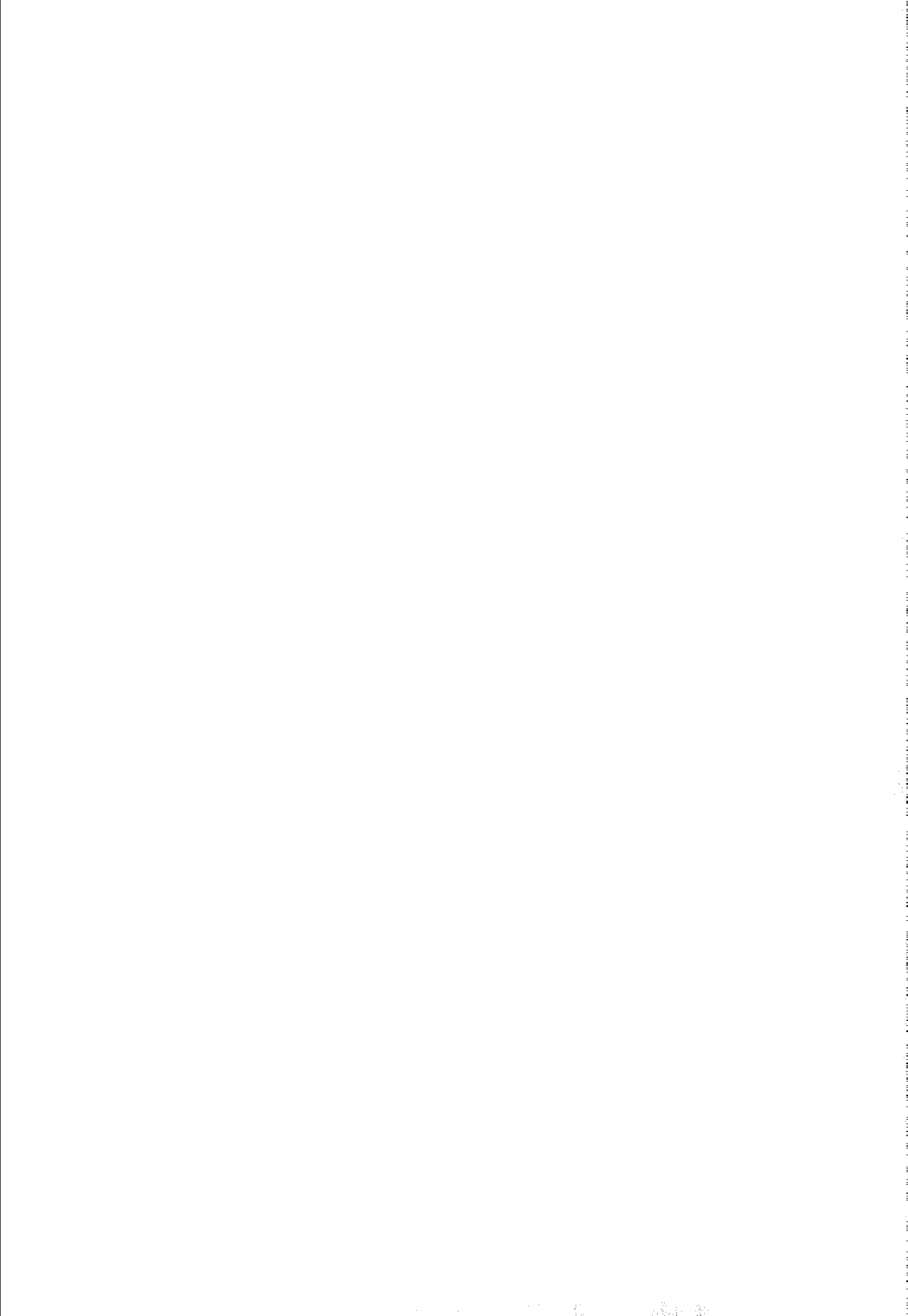
后 记…………… (143)

《李先念在 1946》是写给李先念同志的。写他 1946 年率中原突围部队长驱千余里,西进商洛山所体现的长征精神、奋斗精神——共产党人先进思想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还写了汪锋、王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的革命实践,以及“毛家六烈士”中最小的烈士——毛泽东主席的侄子毛楚雄等陕南遇难记。

《李先念在 1946》也是写给商山的。写以陕南游击队领袖功德芳为代表的商山儿女可歌可泣的事迹,以及商洛山的美。

历史将这些人和事编织在一起。《李先念在 1946》是记述这段光辉历史篇章的一片金叶。

——题记



第 1 章 突出重围

宣化店 6 月的阳光是炽热的。中午,竹竿河东西两岸的土丘山峦晒得有点发烫。树阴下、工事里,中原战士警惕着空中和地面。傍晚以后,在它周围的狭小地带,部队进行着紧张、频繁而有秩序的调动。

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地处鄂豫交界,位于中原军区各部中心,地理条件又好,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里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 5 个月针锋相对的斗争,抗击了敌人千余次进攻,成为全国斗争的焦点。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 3 个月至 6 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并计划于 7 月 1 日前 48 小时内一举全歼中原我军,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毛泽东主席已预感到将要出现的暴风雨,他的心惦记着大别山,惦记着宣化店,惦记着那里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的 6 万中原将士,他们正被国民党 30 万大军重

重包围于狭小地带。敌众我寡,缺粮少药,如不及时突围,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他焦急地等待着中原局的电报。

早在1个月前,中原局与中央已就中原部队突围的时间、路线反复进行电商。敌人也查获到中原我军要突围。在南京国防部,国防部长白崇禧向蒋介石禀报说:“这几天,延安和大别山电报来往频繁……中原共军要跑”。蒋介石反问道:“跑到哪儿去?我们把中原共军包围得铁桶似的,它是插翅也飞不走的。”这位奸滑多变的独裁者踱着方步走到地图前听了情报处长介绍的中原战局布防,又指令道:“要防共军突围,还是把重兵放到东线。”

我军反其道而行之。1946年5月1日,李先念、郑位三给中央的电报说:“东方敌人有重兵”,“不能向东转移,向西第一步陕南”。

毛主席于5月11日即拟稿以中央名义电示中原局“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正好”,“一切准备工作宜快”。6月19日,周恩来自南京向中央报告“蒋决定大打”,中央及时电示中原局“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

延安枣园作战室四部电台与中原军保持着联系。6月21日,中原局向中央提出“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毛泽东主席立即同刘少奇、朱德总司令商量,并于23日亲自拟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示中原局:“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突围前的一天下午,李先念司令员来到军区作战室。

参谋处长魏国运同李司令员来到标示着敌情态势的地图前。

李司令员看了一会儿,指着地图说:“南面是长江天险,西边是桐柏山区,两下都是国民党的后方,只有北面和东面是我华北、华东解放区,敌人是会看到这一形势的。”司令员和处长又具体研究了事先设计的方案,部署之后,司令员说:“最要紧的是出其不意。”

宣化店天上照样行云,地面照样流水,日月星辰照样按各自的规律交替着。中原军区司令部的门口仍然挂着牌子,站着门卫。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这座山间小镇顺山势随低随高，曲折蜿蜒。街后有一个山峰叫南银山，可视宣化店四周于眼底，南北走向的小河，静静地流着，给山区小镇增加了几分安宁。小镇上，部队照例出操唱歌，晚上还演出文艺节目，真乃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老百姓以他们灵敏的眼光从正常之中看到了反常，贴着我们战士的耳朵问：“同志，你们真的要走呀！”

战士回答道：“是换防。”6万中原战士按中央事先批准的计划，以秘密、神速、巧妙的行动，于6月26日傍晚以野外演习的方法，分3路向东、西、北实施全面突围。

北路突围部队撤离宣化店在严密、分散而有秩序地进行。一切能够疏散的人员早已疏散了，一切该精减的行装也精减了，部队轻装前进。

大部队军事行动再严密，也不可能不露出一点痕迹。

住在宣化店河西国际招待所里的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好像发现了什么。6月28日军调小组提出要见李先念司令员。

李司令员同郑位三政委、王震副司令员率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第45团和第359旅、干部旅正在百里外的西进途中，接到我方代表发来的电报，便将计就计，安排我中原军区代表按时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李先念还在宣化店。”国民党代表一纸电报飞到了南京。

蒋介石甚为得意，清癯的脸上有了笑意，对陈诚说：“有人还说中原共军要跑！他跑到哪儿去？李先念不是还在宣化店吗？”

平汉路以前是隐蔽行军，夜的黑暗增添了行军的困难，但也给突围者以难得的保护。无穷无尽的人流，发出沙沙的脚步声，马嘶刀寒悲壮至极。这么多人马，难免有时听到人们相碰、金属相击和随军突围的小娃啼哭声，但这些被黑夜笼罩起来了。何皓记述29日黎明前行军时写道：

突然后面传来了口令：“停止前进！”

“是哪一个叫停止前进?”问话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后边。

“是‘李老板’!”答话又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前边。

“‘李老板’——李先念,和我们一块行军!”大伙心里热乎乎的。黎明就要到来了。月亮也悄悄从云层中突围出来,夜空开始慢慢发亮,田野上那淡淡轻轻的雾气,与夜行征战者潮湿的衣服散发的热气搅在一起,不时地向战士脸上扑来,既有田野的清香,也有难闻的汗腥味儿。6月29日下午,李先念率北路突围部队集结在距平汉铁路20里的长冲。

这儿是大别山西麓的尽头,周围连绵起伏的峰峦以及它生长着的郁郁葱葱的林木,成为掩护部队集结整理的天然屏障。

司令部传下李司令员的命令:队伍分别集合起来,由各级干部进行突过平汉线的战斗动员。各团再次清理文件,战士再次轻装,检查武器、弹药、衣扣、鞋带。

李司令员又一次检查了各团的行动计划。他临战之前总是默默不语,带上部队首长和作战参谋深入到距敌最近的山头,视察详细而准确的敌情,选择最佳的作战方案,而且总是把可能遇到的敌情变化提出来:打好了怎么办,打不好怎么办,让指战员提第二、第三个备用方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所以,他遇事不慌,临战不惧,能从纷繁复杂的乱丝中理出线儿,审时度势,拿出自己的主张。因此,他的主张就是全军的智慧。他最后的发言,即成为将士心悦诚服的命令。他与指战员对表后说:“今天晚上10点钟,你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战术,拿下何家店与柳林车站”。

号称“御林军团长”的第13旅第37团团长夏世厚,接受了攻打何家店与柳林车站的艰巨任务。

夏世厚是原第5师的一员战将。中等个儿,长方脸型,一对不大的眼睛,看人老眯缝着,闪动着的眸子仿佛是战场瞄准射击留下的习惯。他语言也不多,身体力行,就是他无声的命令。

临战前的夜行军是急促的,夏世厚率第37团走在最前边。

在茫茫夜幕之中,北路突围部队从仙石岩下出发,沿着峡谷继

续西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飘起了毛毛细雨。军区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较多,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了,虽然一再命令“急速前进”,总是“急速”不了。人碰人,马撞马,越拥越挤,且前方有脱节的现象。倘若天明以前,突不过平汉线,就有极大的危险!李司令员考虑到在深山密林中行军,不易暴露目标,时间已使敌人不可能有大的军事调动,果断地命令:凡是不好走的地方,有悬崖深沟之处,点上火把蜡烛为记。闪动的灯火,如游龙戏珠,一下子照亮了崎岖的山路,加快了行军的速度。

9点多钟,部队到了距平汉路只七八里的扇子山脚下。突然从前面传来一道命令:“不准吸烟,不准点火,不准大声喊叫!”到了戴家庙,已隐隐约约看出一簇簇灯火。显然,平汉路已在眼前。

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掩护突围的第37团9点钟就接近敌人。他们以近战夜战的战术,用手榴弹炸开敌人的防堵工事。当攻打柳林车站的2营摸进敌人营房时,敌人乱作一团,摸着裤子寻不着腰,举手投降,手还提着裤子。

经过1个小时的激战,何家店与柳林车站的敌人基本上被消灭了。

拂晓时,北路军1.5万人已越平汉路西进,登上天华山高地。

同一个时辰,在延安枣园。

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里坐着刘少奇和朱德总司令,他们正在看着李先念来的电报。

毛主席看着墙上挂的地图,讲道:“我中原军6月26日夜晩,已按计划实施突围。经过3天急行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刘少奇看罢电报,吁了一口气:“这下一块石头落地了。”

朱总司令乐道:“蒋介石吹牛,说把中原我军包围得铁桶似的……”

“李先念是个木匠,把铁桶给捅了个窟窿,跑了!”毛主席说得大伙哄堂大笑。

南京国民党政府得到我中原部队突围的准确消息已是6月

30 日夜晚。

当时蒋介石正组织一个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聚会,想借此宣布他“全歼中原共军的惊人之举”。大厅里歌舞音乐,他无心领受;欢颜笑语,他不感兴趣。

他走进小客厅,参谋总长陈诚早已如坐针毡,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蒋介石预感到不祥之兆,问道:出了什么事?

“委座,中原共军跑了!”

“跑到哪里去了?”

“四面都有?”

“李先念呢?”

“向西。”

陈诚拿出地图,说出早已准备好的话语,向怒目而视的委座指点点说:“中原共军,除皮定均旅向东突围外,李先念、王震、王树声部,正向陕南、豫西、鄂西流窜。”

蒋介石道:“不怕流窜,就怕负隅,中国历代王朝大多亡在叛军负隅……明末李自成兵败潼关,退入陕南商洛山中,囤兵养马,重振旗鼓,出中原,进北京,推翻了崇祯皇帝。一定要堵住李先念,不能让这个姓李的再进陕南。”

陈诚深感兵力不足。

蒋介石道:给胡宗南发报,把攻打延安的 10 个整编旅统统南调。

于是,左右两路军在丹江一线与敌展开了一场生与死的激战。

丹江,在中国的江河之中,鲜为人知。它全长 390 公里,是汉江最长支流。其源头出自商州城西 120 里处的秦岭峰顶一个叫大阳岩沟的密林深处。它由一条涓涓山溪毫无顾忌地向前奔流,聚千沟之细流,汇万壑之泉水,汇入江河,奔向大海。

丹江至淅川已接近下游,平日江宽水稳,行人可徒涉而过。一遇山洪暴发,江水剧涨,则浪涛滚滚,不可阻挡。

7 月 14 日,北路左右两路军进抵丹江北岸,正是丹江因上游

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处于洪水期。于是,抢渡丹江之战即从柳家泉至石门一线,右路和左路部队分两个战场与凶恶的敌人与凶猛的洪水展开了生与死的决战。

在柳家泉娘娘洞地段的丹江岸边,王震副司令员不时地用望远镜观察着对岸山头。他焦急而忧虑。上游有胡宗南重兵沿江而下,步步逼近,对面是涛涛江水和堵击之敌。他终于在焦急之中下定决心:“命令各团把所有人员绑带解下来,拧成绳索,强渡丹江。”前卫团选了几个会水的战士带着绳索游过江去,把绳索系在两岸的树干上,扶绳游渡非常成功。

3个团形成了3个扶绳抢渡点。高空盘旋的敌机突然俯冲轰炸。绳索被炸断。战士在浪涛中翻滚,不少女同志和体弱的战士被江水吞去。

漂浮的战士尸体在浪涛中从刘营、石门东狱庙一带江面漂流。

李先念司令员同第2纵队参谋长方正平、军区参谋处长魏国运和参谋肖健章、简佐国正在江边。

一架敌机从空中掠过,撒下飘飘扬扬的传单。

传单落在周围的树梢上。

传单落在江面漂流的战士遗体旁。

传单同战士尸体一齐向东流去。

李先念站立江岸,满腔悲愤目送传单与战士远逝。

这时,一个战士拣来一张传单递给司令员。司令员怒目而视。传单上说:

中原军区李司令员鉴:

第9执行小组及32执行小组业于14日上午到达老河口,决为和平作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与第9执行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系。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16日前来老河口协商,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

通过及保护外，盼望电获，专祝平安！

第九执行小组

7 月 14 日

“专祝平安”！李司令员愤怒至极。在这千钧一发时刻，他蔑视这欺人之说，斩钉截铁地命令参谋简佐国道：“你马上把警卫队会水的战士都带上，从江中探出一条全部人马可以徒涉过江的路线来！”并叮咛说：“要找群众访问。”

简佐国马上同警卫连魏赤龙连长挑选了 30 多个年轻精干的警卫战士，配备了 3 挺机枪，每人 1 支冲锋枪，冒着敌机的袭击，越过树林和芦苇丛，在江边跑了好几里路，没有找到一个群众，一个渡口。

7 月，雨后天晴，太阳似一盆火，大地闷得像蒸笼。汗水从头顶顺脊梁骨和眼睛、下巴往下流。一晒一蒸，酸痛难忍，身上烤起一层层小白泡。眼睛苦涩得睁不开。又饥又渴，头昏目眩。

下午两点钟，他们走到沙滩一个西瓜园里。圆滚滚的大西瓜铺满一地，口里直流涎水。简参谋想：大家又饥又渴，还要泅水过江，瓜棚无人，只好吃了西瓜压上钱，把肚子搞饱了再过江。他们为避敌机扫射，睡在瓜地里，每人顺手吃一个大西瓜，肚子也不发慌了，给地里压上 10 块大洋和一张纸条。

走不多远，有战士朝来路回头一望，忙说：“你看，有人！”

他连忙转身去找，领来了一位银发白须的老人。

老人哆嗦着：“当官的老爷，我是好人！”

简参谋忙道：“老爷爷不要怕，我们是抗日救国的新四军。”

老人还不懂。简参谋解释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就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

“是红军！”老爷爷说，“怪不得吃瓜还付钱哩！”说着，他硬不收，要给退钱。

简参谋说：“买东西给钱，这是新四军的纪律。”接着，他提出请

老人帮找渡口的事。

老人慷慨应允：“好，我带你们去找。”

老人来到江边，指点着渡口，还叮咛说：“你们从这里过江，顺对岸柳树沟直游下去，千万要小心，那黄黄的土包，就是敌人炮楼。”

简参谋和魏连长按老人指点的路线过江，很快接近敌人滩头阵地，并用密集的火力，摧毁了临时工事，绕于敌后，控制了山头。敌人前后挨打，狼狈逃窜。

魏赤龙带领战士坚守阵地，简参谋蹀水返回，向李司令员报告渡江地点和敌情。

在江边等候消息的李司令员，见一飞骑迎面而来，不等简参谋下马，抢上一步问道：“渡口找到了没有？”

简参谋翻身下马报告说：“已经找到了，并且打垮了敌人保安队，占领了对岸敌阵地！”

李司令员当即派军区作战科长邹作盛和第2纵队作战科长赵仲云率部增援，并指定第2纵队参谋长方正平指挥渡江。

黄昏时分，部队按顺序抢渡丹江。在江水中，有的四个人抬一个伤员，一人搀扶一个女同志。因人多江宽，水深浪急，有的跌入漩涡，浪头盖顶，被洪水夺去了生命。李先念司令员站在江边用望远镜看着渡江情景。突然敌机袭来，简佐国听见声音不对，顺手一把把司令员推到沙滩上的坎子下面，只听轰的一声，浓烟四起，一颗炸弹炸了。李司令员从沙坎下爬起来，笑着对简参谋说：“简佐国，你这一下把我推得好狠哪！”

午夜以后，李司令员和军区机关最后渡过丹江。敌赵锡田率部赶到江边，只好望江兴叹，对着对岸我军阵地胡乱放了一阵枪，沿江边公路而去。